

〔法〕 弗朗索瓦·德克洛泽 著

多多益善

——法国社会生活内幕

DUO

DUO

YI

SHAN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多 多 益 善!

法国社会生活内幕

〔法〕弗朗索瓦·德克洛泽 著

张庚辰 杨荣甲 林方 李琴 译
李 琴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François de Closets Toujours Plus!

Editions Grasset et Fasquelle, 1982

根据 法国格拉塞出版社1982年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方 平

封面设计：冯光美

多 多 益 善！

法国社会生活内幕

〔法〕弗朗索瓦·德克洛泽 著

张庚辰 杨荣甲 林方 李琴 译

李 琴 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 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2 字数：304,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3003·1699 定价：1.8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为法国近几年来出版的重要社会和经济问题著作之一，自1982年初版、翌年再版以来，已销售百余万册，在法国引起了普遍和强烈的反应。本书作者弗朗索瓦·德克洛泽系法国著名电视记者、作家，对法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颇有研究，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在书中刻画和剖析了当今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表露了他对法国社会危机的深切忧虑，提出了他认为在经济危机和新的技术革命形势下，法国应该采取的对策。作者并不讳言，他写此书的基本用意是为了维护总的资本主义制度。

本书内容比较丰富、具体，对了解法国当前的政治思潮和社会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在我们将此书译出（个别字句和段落略有删节），供关心国际问题的读者和学术界研究、参考。

目 录

一、法国社会的不平等.....	(1)
二、银行和清洁工.....	(36)
三、有活大家干.....	(66)
四、先谈谈金钱.....	(97)
五、富人的行会.....	(123)
六、高级特权阶层巡礼.....	(156)
七、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	(197)
八、国家保护.....	(218)
九、从职工待遇看雇主.....	(248)
十、非固定职工与正式职工.....	(277)
十一、关门战略.....	(308)
十二、踢越位球的规则.....	(348)

一、法国社会的不平等

不平等现象作为我们法国社会的痼疾和万恶之源，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在五千四百万法国人中居然有五千四百万人被剥夺了某项权益。政治家们必须主张缩小不平等。右派^①由于没有履行这一职责，所以在1981年的大选中遭到失败。左派^②由于保证消灭不平等，所以被推上了权力的宝座。总之，正如让·富拉斯蒂埃^③指出的那样，“要求平等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请看，意见是何等的一致啊！

事情是明摆着的：一些人太富了，其他人太穷了。解决之法自然是：必须取之于前者而给予后者。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担心。我历来怀疑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至理名言，它们往往迷惑人们的视线。当某一个观点被人们在演说里、在批评文章里、在标语口号中到处滥用的时候，当这一观点又是那么随心所欲地为人们提供一个能平息各方不满的替罪羊时，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集体的盲目性，一个公认的错误成了彰明较著的真理。

过去，我也曾象许多人那样，揭露过金钱分配上的极端不平等现象。因此，今天我不想批判我昨天说过的话。对于社会党政府要缩小法国人之间赤贫与豪富差距的愿望，我只能表示赞同和支持。对此没有任何含糊可言。但是，在一个如此微妙的领域

① 右派在这里指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这两党推选的总统后选人、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81年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左派候选人 弗朗索瓦·密特朗。——译者

② 左派在这里主要指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译者

③ 让·富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é），法国人，右翼社会经济学家。

里，善良的愿望也好，坚强的决心也好，都不足以保证取得应有的结果。

要治好法国的“不平等病”，首先需要确诊，然后采取适当治疗方案。我觉得今天的情况并非如此。我担心，由于药不对路，或不合病情，或不得其时，不但治不好病，恢复不了健康，反而使病灶转移，使体质每况愈下。治疗的结果可能是，特权变个花样，从这些人手中转到另外一些人手中，而广大的法国人却因为要求平等反而变得更加贫穷。

法国人看到，政治家们关于社会团结的讲话仅仅讲到了问题的第一部分，即在穷、富之间重新分配金钱的问题。他们对此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他们心中明白，这样做丝毫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无论是巴尔政府还是莫鲁瓦政府，都没有敢于涉及在经济危机情况下如何发扬社会团结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触及到法国中产阶级及其权益。然而每个人都预感到，迟早要走这一步，所以在自由多数派执政时期那种怨天尤人的情绪在社会党多数派统治下很快又出现了。本书自始至终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一点。因为，在事实迫使统治者放弃现在那种躲躲闪闪避不表态的态度之前，让法国人清清楚楚地认识他们模模糊糊感到的东西，是十分重要的。

当一个社会在“公正”的幌子下，竭力谋求同实力强大的行会组织保持太平无事的关系时，对这个社会来说，检验真理就是困难的。从这一观点来看，迄今的变革还仅仅涉及到统治集团而不是制度本身。我现在要做的正是这个“检验真理的行动”，这恐怕不会取悦于任何人，因为再也没有比把一个真富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剥去一个假穷人的百结破衣，揭穿一个行会组织的特权这类事更招人嫉恨的了。但是，如果不弄清不平等现象的确切情况、不把孕育和不断产生不平等现象幕后的机制彻底揭露出来，人们怎么能够严肃地相信可以无缘无故地纠正不平等现象呢？

这方面的著作虽然不胜其多，但是揭露真相这一预备性工作却始终没有完成。过去全部的揭露都只限于举出某些根本不反映现实的、不确切的事例。对于“法国社会的不平等”，首先是必须予以纠正，然后再看一看能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平等——恕我不遵国训——并不是真正的目的。根据是：一切形式的平均主义均遭摒弃，而不平等却仅仅是在走极端时才受到谴责。因此，应当把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某些差距的公正原则，作为最高准绳。全部的问题就在于知道：在何种程度上，根据什么理由，某些法国人可以“比其他人更平等些”而又不违背公平合理的精神。我们的考察可以按照三个简单的问题来进行，这三个问题是：“什么人？”，“在什么方面？”和“为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人们通常的回答是，按照财产的多寡，或者按照大的社会职业分类，把法国人加以划分——这是统计学家们的“公共卫生法规”^①。这样，人们就可以谈论什么10%的比较富的人和10%的比较穷的人之间的差距啦，什么工人和中层干部之间的差距啦等等。由此产生了对现实情况的第一个歪曲是：这些大的分类是一些包罗万象的储藏室，这样的划分只能掩盖法国人之间千差万别的情况。

对于“在什么方面？”的回答自不待言，这就是：钱。法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唯一差别，就在于他们的银行存款不同。我们的统计学家们制作了若干收入比较表，他们一会儿按个人收入列表、一会儿又按家庭收入列表，就象许多只燕子停落在不同电线上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格。如果处在底层的人上升三级，处在上层的人下降五级，于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法国社会的不平等终于被标在一张乐谱表上，重新恢复了和谐，再也没有不协调的音符了。

① 这里是借用，指最普通、最一般的标准。——译者

至于“为什么？”，人们是不大操心的。一法郎就是一法郎。它的来历和背景有什么要紧呢！会计工作中经过高度的概括就可以勾销一切差异，也可把农民的利润、歌星的酬金，或是继承人的股息和教授的薪金，一古脑儿加在一起。

上面这种介绍办法简单、明了，容易抓住法国社会的不平等情况，就象看图表那样一目了然。但是，依据这样的资料来执行政策，就如同按照一张十六世纪的地图到非洲去探险一样荒唐。当然，带回来的若干情况大致上是正确的，只是极不全面，以偏盖全了。

如果不依靠这些货币的统计数字，那么，法国人中真正的不平等又是什么呢？真正不平等的第一个特点是，它不只存在于金钱方面。当然喽！金钱是重要的，我岂敢忘却这一点。只是“其它方面”的问题也并非不重要，忘记了“其它方面”，问题也同样严重。但是，以通用计算单位记帐越是简单，不平等这笔乱帐无论怎样分类，也越算越不清楚。

在这笔糊涂帐上，有“职业地租”^①问题，得到政府保障的价格问题，职业保障问题，退休年龄问题，劳动时数和休假问题，工会保护问题，职业闭锁问题，企业食堂问题，税收制度问题，劳动条件问题，低息贷款问题，医疗保险问题，中高级干部^②

① 职业地租指某些行业中职工的学历、能力和劳动条件与其它行业相似，但由于种种原因，工资和福利待遇却都高于其它行业的职工。作者这里借用经济学中的地租论，把这种待遇称为“职业地租”，意即仅仅由于职业不同，收入却比别人高，其高出部份就象地主不劳动而收地租一样。——译者

② 法国工商企业中的领工资者一般依次分为以下等级：职员或雇员（employé）；组长或股长（agent de maîtrise）；中级职员或中层干部（cadre moyen），指科处领导一级人员；高级职员或高级干部（cadre supérieur），指部门经理一级人员；领导干部（cadre dirigeant），指总经理处成员以上人员。中级职员、高级职员和领导干部三级人员统称为干部。法国企业中的这种“干部”和我国通常所用的“干部”一词含义是不同的。——译者

补充退休金问题，社会福利问题，按资历晋级问题，培训和晋升机会的问题，社会地位问题，膳宿补助问题等。反过来说，还有噪音、烟尘、臭气、危险作业、紧张、疲劳、竞赛、受人歧视、担心解雇、害怕破产、收入不固定、没有签订劳资协议、流水作业、夜班、计件劳动、三班倒的工作、工厂的纪律、竞争的压力、经常在火车、飞机、卡车、轮船上过漂泊不定的生活、肯定找不到固定工作、六十岁退休前晋升无望因而一生干同一种工作等问题。金钱问题与上述这一切当然是密不可分的，但是，金钱主要是暂时性因素，而这些好处则一般是持久性的。通过再分配的办法可以改变金钱拥有状况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这种状况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

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变化则是通过通货膨胀、破产和失业来完成的。然而，对非货币因素来说却全然没有这些问题。非货币因素打上了永久性的印记，上面写着：“既得权利”。试问，谁个敢于象对待金钱那样，把非货币因素从这一部分人手中收回来，再去交给另一部分人呢？然而当前的经济困难正极大地增加着一切纯金钱地位的不安全系数。随着时间的流逝，面对危机的威胁和部长们的虎视眈眈，钱再也靠不住了；只有“钱以外的好处”才永葆其全部价值。因此，我要谈谈这个问题，并且要详尽地谈谈，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使得现实情况变得难以捉摸。

如果说金钱的所有权是属于个人的，而各种好处（我把这些好处统称为“非货币因素”）则不同，虽然某些好处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金钱利益。比如，各种补贴和奖金、各种特殊的税制（实际上只有5%的农民纳税，就是说，他们交纳的是营业税，而不是承包税）、分给免费住宅和配备单位的汽车（法国至少有四十万辆这种汽车）、报销因公的宴请（每年至少有一亿次这样的宴请），诸如此类，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费用的数额无论从个人来看还是从社会来看，都是庞大的。

可是，这些好处都是集体性质的。为某个个人单独争取到某项职业地位、某项税制或确定某几种受政府保障的价格，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是一笔共同财产，由一个集团分享。只有和别人同属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彼此休戚与共时，才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由此还产生出某种同谋或者叫做友爱的关系。这种关系特别密切，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有所得。单干是无益的，个人一事无成。依靠“劳动者”大军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队伍太庞大、太分散，无法有效地开展经济要求方面的斗争。诚然，过去取得的重大进步，如制订劳工法和创立社会保险事业，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得来的。但是，这些不过是法国人民希望得到的最低的共同目标，而人们可以希望得到更多一些，比这些成果要多得多。当然，条件是具有实力地位，才能打开通往权益的道路。

要做到这一点，有关的集团必须摆脱整个劳动大军，依仗自己的压力手段，开始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这样，它将获得最为实惠的利益，集团越小，所得利益就越优厚。

皮埃尔·罗桑瓦隆指出：“在经济结构发生演变（劳动市场的分割化）和社会谈判结构发生演变的压力下，社会越来越分割成不同部分，变成卖方市场，变得巴尔干化^①……而国家本身也在促进社会的这种行会化……在福利国家之中开始出现一个讨好选民的国家。”^②

社会的分割化又分成许多层次：在工业部门、企业、服务行业、社会职业范畴、行业、专业化等方面都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最好能在一个规模比较大、实惠不太多的集团内部组成一个特权小集团、一个“贵族阶层”。茂密的森林遮蔽着古堡。这样，

① 巴尔干化原意是说，帝国主义为了便于统治一个地区，把这个地区分成不同利益的集团，文章中是借用。——译者

② 见皮·罗桑瓦隆著：《福利国家的危机》。

社会组织就一分再分，分成无数小集团、小小集团，一环套着一环。

过去，社会的传统形象是横向同行之间讲团结，纵向非同一行业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今天这样一种社会形象，由于本位主义的发展而变得面目皆非，难以辨认了。这种本位主义的阴影投到了各个方面，影响到人、利益和行动手段。个性强调过了份，就瓦解了共性。再也闹不清谁是什么人，谁又拥有什么，因为行会组织的普及搅乱了原来的格局，形成了一座扑朔迷离的迷宫，这些行会组织就通过这座迷宫，荫庇和保护着新的不平等。

很明显，这些组织所建立的关系要比传统的社会友爱牢固得多。法国人觉得，千百万人的共同要求与自己关系不大。工会号召举行的捍卫社会保险事业或者反对失业的行动日只能动员起工会系统的人。只有在捍卫自己的行会组织（出租汽车司机、葡萄种植者、小学教师、这个企业或那个企业的雇佣劳动者等）的利益时，法国人才会重新表现出好斗精神。

因此，新的不平等权利的代表不再仅仅是按其财产的多寡而区分的一个个单个儿的法国人，也不是按一般统计方法分类的法国人，而是一大批行会组织。其中有些行会组织享有十分优厚的特权，人数也很少（如富有的继承人、公证人、药剂师、经理、各省的国库主计官等）；其他的行会组织则人数较多，实惠较少（如粮食生产者、电业人员、铁路员工）。某些行会组织是由社会福利最多的部门或者企业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另一些行会组织则集中了独立劳动者（劳动条件不同无关紧要，共同的利益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三千五百名摩纳哥人之所以会拥戴他们的亲王，不就因为摩纳哥免征税收么？^①对于所有这一切小团体来说，规律只有一条：力争多得，好处越多越好！

^① 摩纳哥人共约四千五百人，此处三千五百人之数指大多数人。确切地说，摩纳哥免征个人所得税。——译者

但是，如果与亿万富翁和最低工资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来比较，多一份或者少一份保障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是微不足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历次反对不平等的斗争中，人们都从金钱方面着手），但还是具有某种重要性，而且考虑到受益者达数百万人之多，又可以变成极为重要的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对它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不过，由于两种分配体系（货币的与非货币的）相互严重脱节，在同一个社会中，两者的发展情况可能完全不同。在当初传奇式的美国西部，除印第安人外，人人都有起码的创业权利，但仅此而已。差别在于有没有美元，并且完完全全是美元的问题。有鉴于此，必须从上述货币和非货币两个方面来推动社会进步，否则，社会进步不过是一场骗局。

大幅度地减缩金钱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商品活动的下降。货币在更加公平地分配以后，所起的作用会变小，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另方面，权利、利益、保障和免费服务的范畴将会极大地膨胀起来。这一范畴内原先孕育着的不平等也顿时变得大为严重起来。所以，金钱的再分配非但没有降低第二种分配体系的作用，反而使它变得不可缺少了。

和表面现象相反，第二种体系内进行再分配时所遇到的阻力远比第一种再分配中的阻力为大，更难于克服。因为这是一种确实确实的“再分配”，而不是“分配”。这些好处为数不多，所以，如同社会不能在分发金钱时只出不进那样，社会也不能把少数受惠者享有的权利扩大到所有的人。如果社会过于大手大脚，它所造成的第一次膨胀将把国民经济引向爆炸性的过热状态，第二次膨胀将使国民经济陷于致命的瘫痪之中。如果采取过分严厉的措施，势将扼杀国民经济的一切适应能力和增长的可能。所以，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需要完全公平地分摊贫困，而且，初步看来，如欲予之，必先取之。

目前，非货币因素的分配状况同金钱的分配一样不公平，但

是非货币因素的再分配规律是不相同的。需要作出牺牲的不再是极少数富翁，而是人数多得多的法国中产阶级。与分配人（国家）打交道的不再是不同程度上相互声援的个人，而是一些牢牢捆绑在一起的集团。有待重新分配的东西不再是容易估量的、所有权可以随时改变的财富，而是五花八门的权利或者不利因素，这些东西难于估量，但有了以后却似乎是永久性的了。

至于既得权利的分配，今天它所遵循的是一种实力逻辑。这种逻辑极其精确地反映了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是社会结构的真实反映。因为除非施加压力，否则什么也得不到。行会组织在社会中地位的高低及其组织能力的大小要视其能争得多少利益而定。因此，任何打乱这一切的做法势将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那些用来夺取权益的手段也可用于捍卫这些权益。

在这场争取非货币因素的竞争中，已经赢得的好处从来没有收回过。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重新分配，就等于甘冒挑起严重社会冲突的风险。请问，哪家政府敢于向这些实力强大的利己主义的行会组织发动挑战呢？更何况政府已经遇到了富翁们的激烈反抗！

在作出上述初步考证以后，我们已经可以得出几条关于不平等问题规律了。这些规律是：

1. 只有既考虑货币因素又考虑非货币因素才能确定一个人的景况如何。

2. 从分析环绕着权益组建起来的行会组织及其相互的交错联系中，可以观察到不平等的情况。

3. 每个人的状况既取决于所属行会组织的实力，也取决于个人的才能。行会组织的实力则取决于拥有多少施加压力的手段和组织能力，而不仅仅取决于有关人的个人才能或战斗精神。

4. 非货币因素的分配规律同争夺金钱的战斗的规律相类似，因此两种体制中的不平等现象有越积越多之势。

5. 因此，一般地说，金钱领域的不平等状况由于非货币因素的存在而扩大，而不是因此而得到纠正。

6. 领取最低薪金的人只能得到消极意义上的非货币因素。

7. 社会上叫得最凶的行会组织往往是实惠最多的集团。一贫如洗者则是忍气吞声。

8. 在经济危机期间，货币贬值，权益则价值倍增，因此第二类不平等变得比第一类不平等更为严重。

9. 任何减少金钱领域中的不平等的做法都会导致非货币领域中不平等状况的增加。

10. 近几年来，金钱领域中的不平等趋于缩小，而非货币领域中的不平等却有扩大的趋势。非货币领域中的不平等是未来再分配中最尖锐的问题。

11. 各行会组织的利益在于引起人们的同情，而不是嫉妒，所以对其权益讳莫如深。

在以下各章，我们将逐一考察这些规律在我国社会中的实施情况。现在，让我们带着这本小小的指南，先在法国社会（当然是政治“变革”前的法国）作一次匆匆的旅行，把以上各点设想同实际情况作一比较。

第一站：参观德方斯区。这是巴黎一个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高层建筑而著称的新商业区。这些蜂窝式的现代建筑有一个神经系统，这就是电话和数千只诚实的小蜜蜂，它们为接通每个人的通讯联系而忙碌着。“××公司为您服务，请不要挂断……”在统计中，为了方便，即使不把法国和纳瓦尔^①的电话接线员，也肯定会把德方斯区内工作相距几百米的全体电话接线员都划入同一个等级之内。可事实上又如何呢？第一个出人意料之处是：她们

① 纳瓦尔，古代在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北部曾存在一个纳瓦尔王国，后来发生分裂，北坡部分并入法国，现属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本书中“法国和纳瓦尔”系指全法国之意。——译者

挣的并不一样多。

在1980年年底时，W大楼的接线员每小时挣三十一法郎，而F大楼的接线员仅挣十五点六法郎。第二个出人意料之处是：她们的职业地位不相同。有些大楼中的电话总机工作人员享有一项不定期合同规定的全部保障：每年五周假期、多领两个月的工资、按资历每年提薪2%等等。而在其他大楼中，大家都是按照为期一年的合同雇用的，从来没有转成过长期合同。除了职业不稳定外，他们还不能享受只有正式职工才能享受的实惠和保障。

您肯定没有猜到，薪金最高的W大楼的接线员们享有各种保障，而薪金最低的F大楼的接线员们则生活在毫无保障的条件下。在这二者之间，统计学家们很可能制造出一个所谓“巴黎地区中等接线员”来，这个中等接线员的工资是中等的，享受的实惠也是中等的。

而实际上却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接线员成为她工作所在公司的在编人员，那么，她就既有合适的工资，又有得体的工作条件；如果她仅仅是被租用或者临时雇用来的，那么，她就不属于她工作所在的企业，也就不能享受企业正式职工的社会福利待遇。我们看到，在收入高的正式职工和收入低的临时工之间，非货币因素确实实地扩大了不平等，而不是加以纠正。

第二站：法国电力公司的一个企业食堂。食堂的女服务员们干的是同样的活，又在同一单位里，然而……在实行新的退休规定以前，有一些服务员可以从五十五岁起退休，而另外一些人则必须一直干到六十五岁。可是，雇主却与一个坏心肠的资本家根本不同：这里主事的是法国电力公司的企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各工会管理的，其中主要是总工会。然而，这位特殊类型的雇主并不是平等地对待食堂的2,300名领工资者。对有些人，他可以给予同电力公司正式人员的地位相仿佛的地位；而对另一些

人，他只是提出签订一项不包括提早退休这种好处的“常规”合同。而且，提早退休也只是某些人能享受、其他人根本无缘的许多非货币因素中的一项。

正由于此，法国电力公司企业委员会雇用的人员几年前发动了罢工。她们要求象来食堂用餐的正式企业职工那样，按低价交纳电费。要纠正这种不正常现象，还要在法律上有两手才行。因为厂规明文规定：女招待员用电每度四生丁，但是集体食堂女服务员用电则要按原价计算！

第三站：还是在巴黎地区，参观一家化工企业。这家企业为了避免解雇职工，决定把本企业多余的非技术工人派去担任守夜工作。这真是太容易了，因为看守工作原是由另外一家公司承担的。为此只需要中断合同就可以了。原来的值夜者就将失去工作。这样做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服务公司都无不便之处，因为服务公司可以解雇其人员而不会引起什么大的困难。于是，本企业的非技术工人将代替从外面雇来的守夜人员，从而维护了社会安宁。

但是，人事经理发现，这个举动可能代价太高了。如果指的是，使用本企业人员会使那家服务公司丧失利润，那就未免大惊小怪了。问题在于，新的值夜人员是受到集体合同和企业合同的保护的，而原先的值夜人员则可任人驱使。现在，再也不能按照普通价目表来支付值夜费和周末加班费，再也不能不给工龄补贴，再也不能不多给一个月的双薪，再也不能什么也不给了。虽然从外面雇来的值夜人员和本企业非技术工人相比，工资差别（未扣之前）不超过20%，但是这一替换到头来竟使企业多付出几乎一倍的开支！

在这一初步观察中，我有意只提社会底层的情况。守夜工作、集体食堂、企业内部的服务工作使用的常常是些谁也不要的人：妇女、青年、外籍移民、没有技术的壮工。从前，这些人还能够挤进一些比较宽容的、比较强大的行会组织，从而分得一些